

文史小考

《盐铁论》中的经济智慧

熊建

一场关乎国家政策走向的辩论会，开始了。

那是距今2100多年的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正方为御史大夫桑弘羊等政府官员，反方为各地选派的贤良、文学60多人。所谓贤良，出身都是各地豪富之民；文学，则是底层的儒家知识分子。辩论主题之一是汉武帝时实行的盐铁酒国营专卖政策是否还要继续下去。

汉昭帝之前的汉武帝，连年用兵征讨匈奴，逐渐导致财政亏空，入不敷出。于是，国家推出了一系列开辟财源的活动，比如盐铁酒的国营专卖、均输平准、货币改革等，逐步改善了财政状况。但同时因搜刮过多，也给民间带来了极大困苦。这是辩论会的时代背景。

正方首先立论，盐铁官营一方面有助于筹集军费，用于对匈奴的作战，既保边境平安，又扩大了疆土，还获得了匈奴的牛羊等资源；一方面有利于加强中央的实力，防止“七国之乱”那样的地方叛乱再次发生。

反方认为，对于匈奴这样的蛮夷，动武没用，得用道德感化他们。而盐铁官营之下，全国铁器规格一致，但是各地土质不同，农具无法因地制宜地制造，农民用不上趁手的家伙，导致农业生产受损。

正方反驳，官营铁器的规格、质量都是统一的话，对务农是有益的。有些人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那是懒惰或者追求奢侈的结果。而且盐铁官营还有利于瓦解地方上的豪强势力，让社会风清气正起来。

反方再驳回去，世易时移，汉武帝时期出台的政策是为了当时救急，今时不同往日，老百姓因为战争的破坏和贪官污吏的压榨，早已疲惫不堪，必须尽快改弦更张，安定人心。

就这样，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甚至还展开了人身攻击。

桑弘羊贵为国家重臣，在论辩到激烈处，放弃风度，多次放言威



▲连环画《桑弘羊舌战群儒》

胁贤良、文学不要乱说话，不然会像建言削藩的晁错那样被斩杀在都市。

贤良、文学也不示弱，指责桑弘羊等大臣执掌天下大事已经十多年了，不光没有造福社会，还让百姓困苦不堪，家徒四壁，而自己却积累下巨额财富。

桑弘羊很生气，说你们这些来自穷乡僻壤的陋儒，衣冠不整，不知冰水之寒，好像喝得酩酊大醉后刚醒一样，哪里配讨论国家大事？

这次辩论会，后来被称为“盐铁会议”。汉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加以润色、增广，写成《盐铁论》一书，共60篇。我们今天能读到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论辩场景，要感谢桓宽。

需要注意的是，桓宽不是中立、客观地加以编写，而是倾向性明显，站在贤良、文学的立场上进行记述。看书中的表达，虽然双方都引用“五经”，都以孔孟为凭依，但贤良、文学都是口若悬河，雄辩滔滔；而政府官员动不动就默然了，就答不上话了，要不就面有愧色。而且，每篇一上来，往往是官员来一段，然后贤良、文学大段地驳斥。

这么一来，虽然“盐铁会议”的结果只是取消了酒类专卖，汉武帝时的政策大多还是保留了下来。但贤良、文学表达出来的经济思想却借助《盐铁论》一书，牢牢站稳了此

后2000多年经济思想的C位。

此外，虽然辩论主题是盐铁官营，但是，双方的论争范围突破了财政经济领域，扩及司法吏治、民族关系、社会风俗、学术思想等方面，可谓一场大百科全书式的辩论，映照出西汉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

有学者做过统计，发现该书谈论经济问题的篇数只占12%。因此，清初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将其列入史部食货类中后，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提出批评，认为还是应该列在子部儒家类更合适。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正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意思是大部分史书缺乏对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的记录。而《盐铁论》在不经意间保存了大量了解汉代民间社会风俗的史料，对正史记载的缺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足。

比如在《散不足》篇中，贤良、文学提出社会风俗在近来发生了由俭入奢的情况，广泛涉及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个领域。举例时引用了大量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器物、食物、衣物、玩物等诸多好物，让人们看到了汉代民间日常的五彩斑斓。

若将《散不足》篇的这些社会史资料与近年出土的汉代文献相结合，相信能更进一步揭示出汉代社会的生动面貌。

(《人民日报》)

热历史

宋代铜钱海外大受欢迎

王月华

沿着古代海上丝路的轨迹，从交趾古国(今越南北部，传说因当地百姓走路脚趾相叠而得名)到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到天竺(今印度)，乃至北非一带，不少地方都有宋钱的痕迹。不过，除了瓷器与丝绸，大宋还有一样宝贝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特别受欢迎，这就是铜钱。

假如你我回到一千多年前，带着一口袋铜钱在东南亚某个岛国登陆，很可能受到贵宾一样的对待，本地人会拿着一大堆香料、珠宝，来交换这一口袋铜钱，咱俩一下子就能发大财。

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国家置舶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今积习既熟，来往频繁，金银铜钱，铜器之类，皆以充斥外国。”一艘艘“形如山岳”的商船，载着铜钱从广州出港，抵达古代海上丝路沿线的各个地方。如今，近至东南亚，远至西亚、北非，很多地方有宋代铜钱出土，许多在考古发掘下重见天日的宋钱，被各国博物馆收藏，成为当年铜钱走红海外的证据。

不当吃、不当喝的铜钱走红海外，只有一个可能：诸古国老百姓喜欢把它当钱用。换言之，宋代铜钱已成了“区域国际货币”。

宋钱为何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如此受欢迎呢？当然是因为宋钱成色足、信用好。要知道，从秦始皇统一钱币开始，直到宋代，古代中国统一铸币，往少说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铸币技术之精良，是周边的诸多古国不能比的。此外，学界公认，宋代商品经济发达，老百姓已普遍享受到做生意帮补生计的好处。在广州这样的外贸大港，靠经商发财的人更是不知凡几。商业的顺利运转，必然要求货币有良好的信用。所以，朝廷有一套完整的监管制度，保证铸造出来的铜钱质量好、成色足，老百姓用得放心。

(《广州日报》)

文史拾零

管仲改革的五个办法

吴晓波

春秋有五霸，两百多年出现了五个霸王。第一个霸王是齐国的齐桓公，辅佐齐桓公实施霸业的叫管仲，齐桓公和管仲搞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大改革。商人出身的管仲，怎么来管理这个国家？管仲讲两句话，第一句是“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第二句是“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所以说，第一代改革的思想家就有企业家精神。

具体来说，管仲又有五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叫“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八个字造成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是造成中国变成全球所有国家里面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第二个后果是“士农工商”就把人分阶层了，商就变成了末流。

管仲干的第二件事叫“放活微观，管制宏观”，管仲那个时候已经很有经济思想了。他让齐国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区，让交易成本变得非常低，所以管仲当年搞的叫单一税制，商品进入齐国只收一次税。但是他又管制宏观，他非常明确地说农业要征税。同时国家囤粮，避免饥荒时期有人恶意囤粮造成物价波动。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国储粮制度的人。

管仲的第三个有意思的思想是“鼓励消费，扩大内需”，他认为，只有富有的人拼命花钱，那些穷人才有工作，才有人给他发工资。如果哪天发生大饥荒，君主除了开仓赈饥，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宫殿，修宫殿以后会用很多工，让很多人可以吃上饭。

管仲第四个思想是“以商止战”，商人出身的管仲比较保守，不喜欢打仗。所以他要让齐国强大，就要通过商业竞争来防止战争。第五个管仲治国的办法，到今天也是影响深远，就是“盐铁专营”。为了实施盐铁专营，管仲对盐铁实行“资产国有、民间生产、统购统销”。

如果从历代经济得失来看的话，管仲留给我们三个很重要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管仲通过财税改革，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管理国家经济的思路；第二个是他所形成的盐铁专营的思想影响到今天；第三个是管仲所形成的齐国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

很长时间内，西方以及国内经济学界基本上一直认为，中国搞的市场经济是古典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管仲那时候慢慢形成的。

(《三湘都市报》)

史海钩沉

诗词里的“劳动”赞歌

魏益君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热爱劳动的传统美德，劳动之美更是让古代文人大加赞誉，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通过诗词古韵，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古代诗人对乡村生活和劳动人民的歌颂。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宋代翁卷的《乡村四月》，给我们呈现山坡田野间草木茂盛、稻田里的水色与天光相辉映的景象。乡村的四月正是最忙的时候，刚刚结束了蚕桑的事又要插秧了。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李绅的《悯农》，生动形象地刻画出烈日当空，农民在田中辛勤劳作的情景。文人的笔下不仅仅是农业农

民，而且延伸到各行各业。有赞美冶炼工人的，如唐代李白的《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炼铜工人在明月之夜，一边唱歌一边劳动，他们的歌声打破幽寂的黑夜，震荡着寒天河流。

有写蚕农养蚕的。宋代方岳的《农谣》：“雨过一村桑柘烟，林梢日暮鸟声妍。青裙老姥遥相语，今岁春寒蚕未眠。”因为蚕未眠而担心，养过蚕的人才知道，蚕不眠就无法蜕皮长大，无法吐丝结茧，就像庄稼不能收获一样。农人相见当然谈农事。

有写渔民打鱼的。宋代范仲淹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江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只喜爱味道鲜美的鲈鱼。你看那一叶小小渔船，时隐时现在滔滔风浪里。

许多诗人赞美劳动。魏晋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诗人在南山下种植豆子，清晨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临披着月光才回家。宋代陆游的《小园》：“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诗人隐居在小园之中，在卧读陶诗之后，又乘着微雨参加锄瓜劳动。

宋词里的劳动更是充满美好境界。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此词把美好的农家生活描写得有声有色，表现出诗人对农村和平宁静生活的喜爱。

(《团结报》)